

台灣社會會檔案

蒙古仁著



九歌文庫111

臺灣社會檔案

元120 幣臺新 價定

⑪庫文歌九

著者：古蒙仁
對：陳素芳・林文星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人：蔡文甫

臺北市10560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一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一一二二九五一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國裕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寶興街六十八巷十號

電話：三〇九一〇〇三・三〇五〇八五六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十日
五版：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古蒙仁著

臺灣社會檔案

九歌出版社印行

自序

將這本書定名爲「臺灣社會檔案」，也許有掠人之美的地方。可是不論在精神上，或內容上，它與「在社會的檔案裏」的劇作，完全是兩回事。上海社會檔案，是大陸傷痕文學的濫觴，它的抗議精神十足，充滿了仇恨和報復的意識。我的社會檔案，是典型的報導文字，紀錄的雖是臺灣這幾年來的災難和困境，下筆時的心情，同樣流露著我一貫秉持的同情與關懷。因此，它是有別於大陸青年那種憤怒、絕望的心態的。

就內容觸及的層面而言，兩者相去更遠了。「在」劇所反映的是「人禍」，我所面對的卻是「天災」；當然這些天災中，也不乏人爲的因素，可是這些因素與大陸上劇烈的政爭漩渦比較起來，又顯得何其薄弱。本來天理就難究，天命更不可

遠，我的檔案卻試圖在這塊土地上，探索那宿命的源頭，尋找人與自然對抗終不可免的悲劇。當人為的努力再也挽不回自身的頽勢時，我所收錄的檔案裏，便只有一片嗚咽之聲了。

假如我們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六十九年三月永安煤礦的災變。那轟隆一聲巨響，就是三十四條人命。我那時正好告假在家，每天勤讀外文，準備出國進修。料不到這一巨變，連夜又被召回，第二天一早就趕赴現場採訪。這一腳踏進去，目覩了生平所未曾見過的慘劇，似乎就此與災難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的出國的念頭瞬即消失了，我不但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繼續在本土奔馳，而且尋到了另一個方向——將報導的對象，指向最慘酷的現實。

永安煤礦的搜救工作，拖延許久，使我有機會經常在瑞芳、基隆一帶的礦區跑；新源煤礦封坑的軼事，就這樣被我挖掘出來了。有關礦坑安全的問題，一時甚囂塵上，頗為政府與社會矚目，我自己也寫了一篇這方面的文字。然而事後礦災仍時有所聞，礦主要錢不要命的作風依然故我，看了實在令人洶氣。

同年六月，南部發生了罕見的旱象。兩個月內未有滴雨，農民被迫紛紛轉作，損失慘重。七十年六月，桃竹苗洪水氾濫，三縣濱海地區一片汪洋。八月二十二

日，苗栗上空傳來驚人空難，一下子又奪去了一一〇條人命。緊接著，九月三日，南部水患再起，且沛然莫之能禦；所釀成的災禍，甚至為三十年來所未有。

這一年，真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多少土地龜裂了，多少家園流失了，多少的生命像風中的孤蓬衰柳，被吹得四處飛揚，不知所蹤。我踩在乾枯的田地上，走過偏地的水潦，穿過雙湖村層層的夢魘。所有人世間的苦痛與災禍、悲哀與歎息、辛酸與無奈，都在這一幕幕的慘劇中，活生生地上演。今春三月，在採訪怒峯登山隊的爬岩訓練中，突然降臨的死神，還差點攫去我的生命。

這樣刻骨銘心的感受，這樣切膚的慘痛經驗，我怎能無動於衷呢？我親身參與的這段歷程，正足以做為這些災難的見證。歷劫餘生，形諸筆墨，也差可告慰那許多無辜的生靈了。

當然，天災並不常有，只要度過險境，人們終能克服它。我們社會的再生力、凝聚力，確實足以消弭這些災害；在它強大的庇蔭底下，一切都將恢復舊觀。

然而，我們社會本身又如何呢？這個活力充沛、品流紛雜的龐然大物，進入當前瞬息萬變的時代後，因著各種刺激與挑戰，似乎也顯出了窮於應對的疲態。每天暴露在傳播工具之前的諸多問題，紛至沓來，幾無一日或已。對社會倫常秩序，實

爲一大斷傷——至少，我接觸過的就有青少年問題、難民問題、地下色情問題、下層人口失業問題、剝削山胞勞力問題、居住遷徙補償不公問題，以及老年藝人的就養問題。

這些問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有些是新聞事件，有些是老生常談；有些已經根深柢固，有些只是單一個案。不管真相如何，它們都是當前社會轉型期下的產物，是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因此我將它們輯爲社會篇，算是我對這些問題思索後的一點意見。

在一個農工過渡的社會裏，經濟問題必然日趨嚴重。在爾虞我詐的經濟犯罪急劇升高的同時，農村經濟也顯著地衰退了，這可從農產品備受打擊的事實看出來。幾年前的肉牛、毛豬、乳酪；最近的芒果、香蕉、蔬菜，價格之低落，甚至到了乏人問津的地步；甚至傾倒、廢棄之後，問題仍不得解決。農村經濟之慘澹低迷，不難想像。

如今的農村問題，已不單純是農業或經濟的問題了，而是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農村經濟蕭條，失業人口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的混亂，已是不爭的事實。收錄在這兒的經濟篇，所談的全是農產品的供銷問題。自始自終，這都是我十分關

心的題目。

最後的生態環境篇，是比較時髦的東西。我主要著眼於生態的保育和環境的維護上，如海埔新生地的開發、礦坑安全的講求、白鷺鷥的保護、香魚的再生、八仙洞的維護等。篇幅雖不多，探討的內容也不盡完備。然而這已是個日感迫切的問題，擺在這兒，自有它們的意義。

總計這二十四篇文字，可謂包羅萬象。做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看，多少能看出當前社會的變貌；做為一種紀錄來看，也為六九年到七十一年間的臺灣，留下了一些非官方的檔案。這些都是我個人對這些問題所做的觀察與解釋，相信讀者諸君，也能從這些篇章中感受到一股沈重的壓力。因為我確信，報導的文字，唯有在這種題材的壓迫、磨練下，才能發出逼人的光采來。

七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寫於中和市

目錄

自序

一、災難篇

地層下的冤魂

——永安煤礦災變記

坑底猶有未歸人

——新源煤礦的憾事

沒有水的稻田

——嘉南地區大旱象

厄夜驚洪

——桃竹苗區罕見的大水患

桑田一夜成滄海

——「九三」水災紀實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六
夜探雙湖村

遠航空難現場的夢魘

死亡的岩層

怒峯遠征隊車禍目覩記

二、社會篇

失羣的羔羊

少年輔育院內景

西嶼鄉的異鄉客

澎湖難民營印象記

春城何處不飛花

禁娼一年後的北投

雞鳴早看天

臺北大橋下的人力市場

沙漠中的汗和淚

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山胞

失樂的山谷

——碧山村遷村記

銀河孤星

——兩位老導演的淒涼晚景

三、經濟篇

小蘋果的滋味

——梨山果農的窘境

早安！鮮奶

——酪農業的一線曙光

芒果的震撼

——玉井農會銷毀芒果的教訓

豬的天堂

——大埔農場的科學養豬

菜土與菜金

——夏季蔬菜的出路

四、生態環境篇

滄海桑田一夕間

——臺西海埔新生地的遠景

吉祥鳥・望春風

——白鷺鳥春歸何處

燕鷗飛翔在貓嶼

——海鳥王國的巡禮

放長線釣香魚

——香魚再生的一線生機

八仙洞外顯神通

——長濱文化遺址違建之爭

附錄：行者的路……丁琬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一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一、災難篇

地層下的冤魂

——永安煤礦災變記

多事的礦區

清明就要到了。一向多雨的瑞芳山區內，竟日山頭都垂壓著濃厚烏黑的雲塊，風吹得山坡上的草木搖曳不止。這樣凜冽陰愁的天氣，似乎在蘊積著什麼不尋常的凶兆吧！

永安煤礦，位於上天里楓子瀨路邊的斜坡上，距離基隆河約莫有一百公尺之遙。從上面俯望下去，古老的基隆河道歷歷在目，宜蘭線上的鐵橋也近在眼前。這一片單調悒鬱的景致，不但是礦工們所熟悉的，就是埋藏在這一塊地表之下的土地，也是他們每天鑽進鑽出的路徑。事實上，從順興坑口下去，一條條漆黑、狹窄的坑道，就像大地的血脈一般，已然伸展到基隆河牀底下，在那兒交錯糾纏著。